



五运主病



诸风掉音吊。眩，皆属肝木。

掉，摇也，眩，昏乱旋运也，风主动故也。所谓风气甚而头目眩运者，由风木旺，必是金衰不能制木，而木复生火。风火皆属阳，多为兼化，阳主乎动，两动相搏，则为之旋转。如春分至小满，为二之气，乃君火之位，自大寒至春分，七十三日，为初之气，乃风木之位，故春分之后，风火相搏，则多起飘风，俗谓之旋风是也。四时皆有之，由五运六气，千变万化，冲荡击搏，安得失时，而便谓之无也，但有微甚而已。人或乘车跃马，登舟环舞，而眩运者，其动不正，而左右纡曲，故经曰：曲直动摇，风之用也。眩运而呕吐者，风热甚故也。

诸痛痒疮疡，皆属心火。

人近火气者，微热则痒，热甚则痛，附近则灼而为疮，皆火之用也。或痒痛如针轻刺者，犹飞迸火星灼之然也。痒者，美疢也。故火旺于夏，而万物蕃鲜荣美



也，炙之以火，渍之以汤，而痒转甚者，微热之所使也。因而痒去者，热令皮肤纵缓，腠理开通，阳气得泄，热散而去故也。或夏热皮肤痒，而以冷水沃之，不去者，寒能收敛，腠理闭塞，阳气郁结，不能散越，怫热内作故也。痒得爬而解者，爬为火化，微则亦能令痒，甚则痒去者，爬令皮肤辛辣，而属金化，辛能散，故金化见则火力分而解矣。或云痛为实、痒为虚者，非谓虚为寒也，正谓热之微甚也。或疑疮疡皆属火热，而腐烂出脓水者，何也？犹谷肉果菜，至于热极，则腐烂而溃为汗水也。溃而腐烂者，水之化也。所谓五行之理，过极则胜己者反来制之，故火热过极，则反兼于水化。又如盐能固物，令不腐烂者，咸寒水化，制其火热，使不过极，故得以固也。万物皆然。

诸湿肿满，皆属脾土。

地之体也土，湿极盛则痞塞肿满。物湿亦然，故长夏属土，则庶物隆盛也。

诸气贲郁，病痿，皆属肺金。

贲，谓贲满也。郁，谓奔迫也。痿，谓手足痿弱，无力以运动也。大抵肺主气，气为阳，阳主轻清而升，故肺居上部，病则其气贲满奔迫，不能上升。至于手足痿弱，不能收持，由肺金本燥，燥之为病，血液衰少，不能荣养百骸故也。经曰：手指得血而能摄，掌得血而能握，足得血而能步。故秋金旺则雾气蒙郁，而草木萎落，病之象也。萎，犹痿也。

诸寒收引，皆属肾水。

收敛引急，寒之用也，故冬寒则拘缩矣。



六气为病



六气为病

风 类

诸暴强直，支痛纒音软。戾，里急筋缩，皆属于风。厥阴风木，乃肝胆之气也。

暴，卒也，虐害也。强，劲有力而不柔和也。直，筋劲强也。支痛，支持也，坚固支持，筋挛不柔而痛也。纒戾，纒，缩也，戾，乖戾也，谓筋缩里急，乖戾失常而病也。然燥金主于紧敛短缩劲切，风木为病，反见燥金之化，由亢则害，承乃制也，况风能胜湿，而为燥也。亦十月风病势甚，而成筋缓者，燥之甚也。故诸风甚者，皆兼于燥。

热 类



诸病喘呕吐酸，暴注下迫转筋，小便浑浊，腹胀大，鼓之如鼓，痈疽疡疹，瘤气结核，吐下霍乱，脊郁



肿胀，鼻塞衄衄，血溢血泄，淋闷，身热恶寒战栗，惊惑悲笑谵妄，衄蟻血汗，皆属于热。手少阴君火之热，乃真心、小肠之气也。

喘，火气甚为夏热，衰为冬寒，故病寒则气衰而息微，病热则气甚而息粗。又，寒水为阴，主乎迟缓，热火为阳，主乎急数，故寒则息迟气微，热则息数气粗，而为喘也。呕，胃膈热甚则为呕，火气炎上之象也。吐酸，酸者，肝木之味也，由火盛制金，不能平木，则肝木自甚，故为酸也。如饮食热，则易于酸矣。或言吐酸为寒者，误也。又如，酒之味苦而性热，能养心火，故饮之则令人色赤气粗，脉洪大而数，语涩谵妄，歌唱悲笑，喜怒如狂，冒昧健忘，烦渴呕吐，皆热证也，其吐必酸，为热明矣。况热则五味皆厚，经曰：在地为化，化生五味，皆属土也。然土旺胜水，不能制火，则火化自甚，故五味热食，则味皆厚也。是以肝热则口酸，心热则口苦，脾热则口甘，肺热则口辛，肾热则口咸，或口淡者，胃热也。胃属土，土为万物之母，故胃为一身之本，淡为五味之本。然则吐酸，其为寒者欤？所以妄言为寒者，但谓多伤生鞭黏滑，或伤冷物，而喜噫醋吞酸，故俗医主于温和脾胃。岂知经言：人之伤于寒也，则为病热，盖寒伤皮毛，则腠理闭塞，阳气怫郁，不能通畅，则为热也。故伤寒身表热者，热在表也，宜以麻黄汤类甘辛热药发散，以使腠理开通，汗泄热退而愈也。凡内伤冷物者，或即阴胜阳，而为病寒者，或寒热相击，而致肠胃阳气怫郁，而为热者，亦有内伤冷物，而反病热，得大汗，热泄身凉而愈也。或微而不为他



病，止为中酸，俗谓之醋心是也，法宜温药散之，亦犹解表之义，以使肠胃结滞开通，佛热散而和也。若久喜酸而不已，则不宜温之，宜以寒药下之，后以凉药调之，结散热去，则气和也。所以中酸不宜食黏滑油腻者，是谓能令阳气壅塞郁结，不通畅也。如饮食在器，覆盖，热而自酸矣。宜食粝食蔬菜，能令气之通利也。

暴注，卒暴注泄也。肠胃热甚，而传化失常，火性疾速，故如是也。下迫，后重里急，窘迫急痛也。火性急速，而能燥物故也。转筋，经云：转，反戾也，热气燥烁于筋，则挛瘕而痛，火主燔灼，燥动故也。或以为寒客于筋者，误也。盖寒虽主于收引，然止为厥逆禁固，屈伸不便，安得为转筋也。所谓转者，动也，阳动阴静，热证明矣。夫转筋者，多因热甚，霍乱吐泻所致。以脾胃土衰，则肝木自甚，而热燥于筋，故转筋也。大法，渴则为热，凡霍乱转筋，而不渴者，未之有也。或不因吐泻，但外冒于寒，而腠理闭塞，阳气郁结，佛热内作，热燥于筋，则转筋也。故诸转筋，以汤渍之，而使腠理开泄，阳气散，则愈也。因汤渍而愈，故俗反疑为寒者，误也。

小便混浊，天气热则水混浊，寒则清洁，水体清而火体浊故也。又如，清水为汤，则自然浑浊也。腹胀大，鼓之如鼓，气为阳，阳为热，气甚则如是也。

痈，浅而大也。经曰：热胜血，则为痈脓也。疽，深而恶也。疡，有小头疮也。疹，浮小癍疹也。瘤气，赤瘤、丹熛，热胜气也。结核，火气热甚，则郁结坚鞭，如果中核也。不必溃发，但令热气散，则自消矣。



吐下霍乱，三焦为传化之道路，热气甚则传化失常，而吐泻霍乱，火性燥动故也。或云热无吐泻，止是停寒者，误也。大法，吐泻，烦渴为热，不渴为寒。或热吐泻始得之，亦有不渴者。若不止，则亡液，而后必渴。或寒本不渴，若亡津液过多，则亦燥而渴也。但寒者脉当沉细而迟，热者脉当实大而数。或损气亡液过极，则脉亦不能实数，而反弱缓，虽尔，亦为热矣。又曰：泻白为寒，青黄红赤黑，皆为热也。盖泻白者，肺之色也，由寒水甚而制火，不能平金，则金肺自甚，故色白也。如浊水凝冰，则自然清莹而明白。利色青者，肝木之色也，由火甚制金，不能平木，则木肝自甚，故色青也。或言利色青为寒者，误也。仲景法曰：少阴病，下利青水，色纯青者，热在里也，大承气汤下之，及夫小儿热甚急惊，利色多青，为热明矣。利色黄者，由火甚则水必衰，而脾土自旺，故色黄也。利色红为热者，心火之色也。或赤者，热深甚也。至若利色黑，亦言为热者，由火热过极，则反兼水化制之，故色黑也。如伤寒阳明病，热极则日晡潮热，甚则不识人，循衣摸床，独语如见鬼状，法当大承气汤下之。大便不黑者易治，黑者难治。诸痢同法。然辨痢色以明寒热者，更当审其饮食药物之色。如小儿病热，吐利霍乱，其乳未及消化，而痢尚白者，不可便言为寒，当以脉证别之。大法，泻痢，小便清白不涩为寒，赤色者为热。又，完谷不化，而色不变，吐利腥秽，澄澈清冷，小便清白不涩，身凉不渴，脉迟细而微者，寒证也。谷虽不化，而色变非白，烦渴，小便赤黄，而或涩者，热证也。凡谷



消化者，无问色及他证，便为热也。寒泄而谷消化者，未之有也，由寒则不能消化谷也。或火性疾速而热甚，则传化失常，谷不能化而飧泄者，亦有之矣。仲景曰：邪热不杀谷，然热得于湿，则飧泄也。或言下利白为寒，误也。若果为寒，则不能消谷，何由反化为脓也！所谓下痢，谷反为脓血，如世之谷肉果菜，湿热甚则自然腐烂溃发，化为汗水。故食于腹中，感人湿热邪气，则自然溃发，化为脓血也。其热为赤，热属心火故也。其湿为黄，湿属脾土故也。燥郁为白，燥属肺金也。经曰：诸气贲郁，皆属于肺，谓燥金之化也。王冰注曰：郁谓奔迫，气之为用，金气同之。然诸泻痢，皆兼于湿，今反言气燥者，谓湿热甚于肠胃之内，而肠胃佛热郁结，而又湿主乎痞，以致气液不得宣通，因以成肠胃之燥，使烦渴不止也。假如下痢赤白，俗言寒热相兼，其说犹误。岂知水火阴阳寒热者，犹权衡也，一高则必一下，一盛则必一衰，岂能寒热俱甚于肠胃，而同为痢乎！如热生疮疡，而出白脓者，岂可以白为寒欤！由其在皮肤之分，属肺金，故色白也。次在血脉之分，属心火，故为血疳也。在肌肉，属脾土，故作黄脓。在筋部，属肝木，故其脓色入苍。深至骨，属肾水，故紫黑血出也。各随五脏之部，而现五色，是谓标也，本则一，出于热，但分深浅而已。大法，下迫窘痛，后重里急，小便赤涩，皆属燥热，而下痢白者，必多有之，然则为热明矣。或曰：白痢既为热病，何故服辛热之药，亦有愈者耶？盖辛热之药，能开发肠胃郁结，使气液宣通，流湿润燥，气和而已。然病微者可愈，甚者郁结不



开，其病转加而死矣。凡治热甚吐泻，亦然。夫治诸痢者，莫若以辛苦寒药治之，或微加辛热佐之则可，盖辛热能发散开通郁结，苦能燥湿，寒能盛热，使气宣平而已，如钱氏香连丸之类是也。故治诸痢者，黄连、黄柏为君，以其至苦大寒，正主湿热之病。乃若世传辛热金石毒药，治诸吐泻下痢，或有愈者，以其善开郁结故也。然虽亦有验者，或不中效，反更加害。凡用大毒之药，必是善药不能取效，不得已而用之可也。幸有善药，虽不能取效，但有益而无损者，何必用大毒之药，而谩劳巉峻也！经曰：宁小勿其大，宁善勿其毒，此之谓也。至如带下之理，犹诸痢也，但分经络与标之殊，病之本气则一。举世皆言白带下为寒者，误矣。所谓带下者，任脉之病也。经曰：任脉者，起于中极之下，以上毛际，循腹里，上关元，至咽喉，上颐，循面，入目，络舌。任脉自胞上过带脉，贯脐而上，然其病所发，正在过带脉之分，而淋漓以下，故曰带下也。赤白与下痢义同，而无寒者也。大法，头目昏眩，口苦舌干，咽嗑不利，小便赤涩，大便秘滞，脉实而数者，皆热证也。凡带下者，亦多有之，果为病寒，岂能若此！经曰：亢则害，承乃制，谓亢过极，则反兼胜己之化，制其甚也。如以火炼金，热极则反为水，又如六月热极，则物反出液而湿润，林木流津。故肝热甚则出泣，心热甚则出汗，脾热甚则出涎，肺热甚则出涕，肾热甚则出唾，犹煎汤，热甚则沸溢，及热气熏蒸于物，而生津者也。故下部任脉，湿热甚者，津液涌溢，而为带下也。且见俗医治白带下者，但依近世方论，而用辛热之



药。病之微者，虽或误中，能令郁结开通，气液宣行，流湿润燥，热散气和而愈。其或势甚，而郁结不能开通者，旧病转加，热证新起，以至于死，终无所悟。曷若以辛苦寒药，按法治之，使微者甚者皆得郁结开通，湿去燥除，热散气和而愈，无不中其病而免加其害。且如一切佛热郁结者，不必止以辛甘热药能开发也。如石膏、滑石、甘草、葱、豉之类寒药，皆能开发郁结，以其本热，故得寒则散也。夫辛甘热药，皆能发散者，以力强开冲也，然发之不开者，病热转加也。如桂枝、麻黄类辛甘热药，攻表不中病者，其热转甚也。是故善用之者，须加寒药，不然则恐热甚发黄、惊狂或出矣。如表热当发汗者，用辛甘热药，苟不中病，尚能加害，况里热郁结，不当发汗，而误以热药发之不开者乎！又如，伤寒表热佛郁，燥而无汗，发令汗出者，非谓辛甘热药属阳，能令汗出也，由佛热郁结开通，则热蒸而自汗出也。不然，则平人表无佛热者服之，安有如斯汗出也！其或伤寒日深，表热入里，而误以辛甘热药汗之者，不惟汗不能出，而又热病转加，古人以为当死者也。又如，表热服石膏、知母、甘草、滑石、葱、豉之类寒药，汗出而解者，及热病半在表、半在里，服小柴胡汤寒药，能令汗出而愈者，热甚，服大柴胡汤下之，更甚者，小承气汤、调胃承气汤、大承气汤下之，发黄者，茵陈蒿汤下之，结胸者，陷胸汤、丸下之，此皆大寒之利药也，反能中病，以令汗出而愈。然而中外佛热郁结，燥而无汗，岂但由辛甘热药为阳，而能开发汗出也，况或病微者，不治自然作汗而愈者也。所以能令作

汗之由者，但佛热郁结，复得开通，则热蒸而作汗也。凡治上下中外一切佛热郁结者，法当仿此。随其浅深，察其微甚，适其所宜而治之，慎不可悉如发表，但以辛甘热药而已。大抵人既有形，不能无病，有生不能无死，然而病者，当按法治之。其有病已危极，未能取效者，或已衰老，而真气倾竭，不能扶救而死者，此则非医者之过也。若阴阳不审，标本不明，误投汤药，实实虚虚，而致死者，谁之过欤！且如酒之味苦而性热，能养心火，久饮之，则肠胃佛热郁结，而气液不能宣通，令人心腹痞满，不能多食。酒气内发，而不能宣通于肠胃之外，故喜噫而或下气也。腹空，水谷衰少，则阳气自甚，而又洗漱劳动，兼汤渍之，则阳气转甚，故多呕而或昏眩也，俗云酒隔病耳。夫表里佛热郁结者，得暖则稍得开通而愈，得寒则转闭而病加，由是喜暖而恶寒。今酒隔者，若饮冷酒，或酒不佳，或不喜而强饮者，肠胃郁结转闭，而满闷不能下也。或至饮兴者，或热饮醇酒者，或喜饮者，能令郁结开通，善多饮也。因而过醉，则阳气益甚，而阴气转衰，酒力散则郁结转甚，而病加矣。夫中酒热毒，反热饮以复投者，令郁结得开，而气液皆复得宣通也。凡酒病者，必须续续饮之，不然则病甚，不能饮，郁结不得开故也。凡郁结甚者，转恶寒而喜暖，所谓亢则害，承乃制，而阳极反似阴者也。俗未明之，因而妄谓寒病，误以热药攻之，或微者郁结开通，而不再结，气利而愈也，甚者稍得开通，而药力尽则郁结转甚也，其减即微，其加即甚。俗无所悟，但云药至即稍减，药去即病加，惟恨药小，未



能痊愈，因而志心服之，以至佛热太甚，则中满腹胀而臃肿也。若小便涩而湿热内甚者，故发黄也，犹物湿热者，蒸之而发黄也。世俗多用巴豆大毒热药以治酒隔者，以其辛热能开发肠胃之郁结也。微者结散而愈，甚者郁结不开，佛热转甚，而病加也。恨其满闷，故多服以利之，或得结滞开通而愈者，以其大毒性热。然虽郁结得开，奈亡血液，损其阴气，故或续后佛热再结，而病转甚者也。因思得利时愈，而复利之，如前之说，以利三五次，间则阴气衰残，阳热太甚，而大小便赤涩发黄，腹胀肿满也，或湿热内甚，而时复濡泄也。或但伤饮食，而佛热郁结，亦如酒病，转成水肿者，不为少矣。终不知佛热内作，则脉必沉数而实。法当辛苦寒药治之，结散热退，气和而已。或热甚郁结，不能开通者，法当辛苦寒药下之，热退结散，而无郁结也。所谓结者，佛郁而气液不能宣通也，非谓大便之结硬耳。或云水肿者，由脾土衰虚，而不能制其肾水，则水气妄行，而脾主四肢，故水气游走，四肢身面俱肿者，似是而实非也。夫治水肿腹胀，以辛苦寒药为君，而大利其大小便也。经曰：中满者，治之于内，然则岂为脾土之虚也！此说与《素问》相反。经曰：诸湿肿满，皆属脾土，又云：太阴所主，臃肿，又云：湿胜则濡泄，甚则水闭臃肿，皆所谓太阴脾土湿气之实甚也。又，经曰：诸胀腹大，皆属于热，又云：诸病臃肿，疼酸惊骇，皆属于火，又曰：热胜则臃肿，皆所谓心火实热，而安得言脾虚不能制肾水之实甚乎！故诸水肿者，湿热之相兼也。如六月，湿热太甚，而庶物隆盛，水肿之象，明可

见矣。故古人制以辛苦寒药治之，盖以辛散结而苦燥湿，以寒除热而随其利，湿去结散，热退气和而已。所以妄谓脾虚不能制其肾水者，但谓数下致之，又多水液故也，岂知巴豆热毒，耗损肾水阴气，则心火及脾土自甚，湿热相抟，则佛郁痞隔，小便不利，而水肿也。更宜下之者，以其辛苦寒药，能除湿热佛郁痞隔故也。亦由伤寒下之太早，而热入以成结胸者，更宜陷胸汤、丸寒药下之。又如，伤寒误用巴豆热毒下之，而热势转甚，更宜调胃承气汤寒药下之者也。若夫世传银粉之药，以治水肿而愈者，以其善开佛郁痞隔故也，慎不可过度而加害尔！况银粉亦能伤牙齿者，谓毒气感于肠胃，而精神气血水谷不能胜其毒，故毒气循经上行而至齿龈嫩薄之分，则为害也。上下齿缝者，足阳明胃之经也，凡用此药，先当固剂尔。或云阴水遍身，而又恶寒，止是寒者，非也。经言：少阴所主，为惊惑，恶寒战栗，悲笑谵妄，谓少阴君火热气之至也。详见下文恶寒战栗论中。

昏，昏也，热气甚则浊乱昏昧也。郁，佛郁也，结滞壅塞，而气不通畅，所谓热甚则腠理闭密而郁结也。如火炼物，热极相合，而不能相离，故热郁则闭塞而不通畅也。然寒水主于闭藏，而今反属热者，谓火热亢极，则反兼水化制之故也。肿胀，热盛于内，则气郁而为肿也，阳热气甚，则腹胀也。火主长而高茂，形貌彰显，升明舒荣，皆肿胀之象也。

鼻塞，窒，塞也，火主膜膈肿胀，故热客阳明，而鼻中膜胀，则窒塞也。或谓寒主闭藏，妄以鼻塞为寒



者，误也。盖阳气甚于上，而侧卧则上窍通利而下窍闭塞者，谓阳明之脉，左右相交，而左脉注于右窍，右脉注于左窍，故风热郁结，病偏于左，则右窍反塞之也。俗不知阳明之脉左右相交，注于鼻孔，但见侧卧则上窍通利，下窍窒塞，反疑为寒尔。所以否泰之道者，象其肺金之盈缩也。鼽者，鼻出清涕也。夫五行之理，微则当其本化，甚则兼有鬼贼，故经曰亢则害，承乃制也。《易》曰：燥万物者，莫熯乎火。以火炼金，热极而反化为水，及身热极，则反汗出也，水体柔顺，而寒极则反冰如地也，土主湿阴云雨而安静，土湿过极，则反为骤注烈风雨淫溃也，木主温和而生荣，风大则反凉而毁折也，金主清凉，秋凉极而万物反燥也，皆所谓过极则反兼鬼贼之化，制其甚也。由是肝热甚则出泣，心热甚则出汗，脾热甚则出涎，肺热甚则出涕，肾热甚则出唾也。经曰：鼻热者，出浊涕。凡痰、涎、涕、唾稠浊者，火热极甚，销铄致之然也。或言鼽为肺寒者，误也。彼但见鼽、嚏、鼻塞冒寒则甚，遂以为然，岂知寒伤皮毛，则腠理闭塞，热极怫郁，而病愈甚也。衄者，阳热怫郁，干于足阳明而上热甚，则血妄行，为鼻衄也。血溢者，上出也。心养于血，故热甚则血有余而妄行。或谓呕吐紫凝血为寒者，误也。此非冷凝，由热甚销铄，以为稠浊，而热甚则水化制之，故亦见黑，而为紫也。血泄，热客下焦，而大小便血也。

淋，小便涩痛也，热客膀胱，郁结不能渗泄故也。或曰小便涩而不通者为热，遗尿不禁者为冷，岂知热客于肾部，干于足厥阴之经，廷孔郁结极甚，而气血不能

宣通，则痿痹而神无所用，故液渗入膀胱而旋溺遗失，不能收禁也。经曰：目得血而能视，耳得血而能听，手得血而能摄，掌得血而能握，足得血而能步，脏得血而能液，腑得血而能气，夫血随气运，气血宣行，则其中神自清利，而应机能为用矣。又曰：血气者，人之神，不可不谨养也，故诸所运用，时习之则气血通利，而能为用，闭壅之则气血行微，而其道不得通利，故劣弱也。若病热极甚，则郁结而气血不能宣通，神无所用，而不遂其机。随其郁结之微甚，有不用之大小焉。是故目郁则不能视色，耳郁则不能听声，鼻郁则不能闻香臭，舌郁则不能知味，至如筋痿骨痹，诸所出不能为用，皆热甚郁结之所致也。故仲景论少阴病热极曰：溲便遗失，狂言，目反直视者，肾先绝也。《灵枢经》曰：肾主二阴，然水衰虚，而怫热客其部分，二阴郁结，则痿痹而神无所用，故溲便遗失而不能禁之，然则热证明矣。是故世传方论，虽曰冷淋，复用榆皮、黄芩、瞿麦、茯苓、通草、鸡苏、郁李仁、梔子之类寒药治之而已。其说虽妄，其方乃是，由不明气运变化之机，宜乎认是为非也。或谓：患淋而服茴香、益智、滑石、醇酒，温药而愈者，然则非冷欤！殊不知此皆利小便之要药也，盖醇酒、益智之性虽热，而茴香之性温，滑石之性寒，所以能开发郁结，使气液宣通，热散而愈也。闷，俗作秘，大便涩滞也。热耗其液，则粪坚结，而大肠燥涩紧敛故也。谓之风热结者，谓火甚制金，不能平木，则木自旺故也。或大便溇而闷者，燥热在于肠胃之外，而湿热在内故也，义同泄痢后重之义，见下迫论中。



身热恶寒，此热在表也。邪在表而浅，邪畏其正，故病热而反恶寒也。或言恶寒为寒在表，或言身热恶寒为热在皮肤，寒在骨髓者，皆误也。仲景法曰：无阳病寒，不可发汗，又言：身热恶寒，麻黄汤汗之，汗泄热去，身凉即愈，然则岂有寒者欤！又如热生痈肿疮疡，而恶寒者，亦由邪热在于表也。虽尔，不可汗之，故仲景曰：患疮者，汗之则作痼。大法，烦躁多渴，欲寒恶热，为病热也。亦有亢则害，承乃制之，则病热甚而反觉其冷者也。虽觉其冷，而病为热，实非寒也。其病热郁甚而反恶寒，得寒转甚而得暖少愈者，谓暖则腠理疏通而阳气得散，怫热少退，故少愈也。其寒则腠理闭塞，阳气怫郁，而热转甚，故病加尔。上下中外，周身皆然。俗因之妄谓寒病，误以热药投之，为害多矣。假令或因热药，以使怫热稍散，而少愈者，药力尽则病反甚也。其减则微，其加则甚，俗无所悟，但云服之而获效，力尽而病加，因而加志服之，由是诸热病皆生矣。阳热发则郁甚于上，故多目昏眩，耳聋鸣，上壅癫疾。上热甚而下热微，俗辈复云肾水衰弱，不能制心火，妄云虚热也。抑不知养水泻火，则宜以寒，反以热药，欲养肾水，而令胜退心火，因而成祸，不为少矣，可不慎欤！战者，动摇，火之象也。阳动阴静，而水火相反，故厥逆禁固，屈伸不便，为病寒也。栗者，寒冷也。或言寒战为脾寒者，未明变化之道也。此由心火热甚，亢极而战，反兼水化制之，故寒栗也。然寒栗者，由火甚似水，实非兼有寒气也，故以大承气汤下之。多有燥粪，下后热退，则战栗愈矣。或平人冒极寒而战栗者，

由寒主闭藏，而阳气不能散越，则怫热内作故也，如冬寒而地中反暖也。或云冬阳在内而阴在外，故地上寒而地中暖，夏则反此者，乃真理也。假令冬至为地阴极而生阳上升，至夏则阳在上而阴在地中者，当地上热而地中寒可也，奈何夏至为天阳极而生阴下降，至冬则入地反暖，地上反寒欤？或曰冬后阳升而出，则阴降而入，夏后阳降而入，则阴升而出者，乃妄意也。如冬至子正一阳生，而得其复☱☵，《易》：地雷复卦。至于巳则阴绝而六阳备，是故得其纯乾☰☰，八纯乾。夏至午正则一阴生，而得垢☱☶，天风垢。至于亥则阳绝而六阴备，是故得其纯坤☷☷。八纯坤。至于冬至，则阳复也。然子后面南，午后面北，视卦之爻，则子后阳升，午后阴降明矣，安得反言冬后阴降而夏后阳降耶！所谓四时天气者，皆随运气之盛衰也。然岁中五运之气者，风暑燥湿寒，各主七十三日五刻，合为期岁也。岁中六部之主位者，自大寒至春分属木，故温和而多风也，春分至小满属君火，故暄暖也，小满至大暑属相火，故炎热也，大暑至秋分属土，故多湿阴云雨也，秋分至小雪属金，故凉而物燥也，小雪至大寒属水，故寒冷也，然则岂由阴阳升降于地之内外乎！其地中寒燠者，经言火热主于出行，寒水主于闭藏，故天气热则地气通泄而出行，故地中寒也，犹人汗出之后体凉，天气寒则地气凝冻而闭塞，气难通泄，故怫郁而地中暖也。经言：人之伤于寒也，则为病热。又如水本寒，寒极则水冰如地，而冰下之水，反不寒也，冰厚则水温，即闭藏之道也。或大雪加冰，闭藏之甚，则水大温而鱼乃死矣。故子正一阳生，



而至于正月寅，则三阳生而得其泰☰☷，地天泰。泰者，通利而非否塞也，午后一阴生，而至于七月申，则三阴生而得其否☷☰，天地否。否者，否塞而非通泰也。然而否极则泰，泰极则否，故六月泰极，则地中至寒，十二月否极，则地中至暖。然则地中寒暖，明可见焉，故知人之冒于寒而内为热者，亦有之矣。或问曰：人冬阳在内而热，夏阴在内而寒者，何也？答曰：俗已误之久矣。夫一身之气，皆随四时五运六气而盛衰，而无相反矣，适其脉候，明可知也。如夏月心火生而热，则其脉滑数洪大而长，烦热多渴，岂为寒也！余候皆然。或平人极恐而战栗者，由恐为肾志，其志过度，则劳伤本脏，故恐则伤肾，肾水衰则心火自甚，而为寒栗也。又如，酒苦性热，养于心火，故饮之过多，则心火热甚，而为战栗，俗谓之酒噤也。经曰：阳并于阴，阴则实而阳虚，阳虚则寒栗而鼓颌也。注曰：阳并于阴，言阳气入于阴分也。阳明，胃脉也，故不足则恶寒战栗而鼓颌振动也。然阳明经络在表而主于肌肉，而气并于里，故言阳虚也。又，经曰：夫疟之始发也，阳气并于阴，当是时，阳虚阴实，而外无阳气，故先寒栗也。阴气逆极，则复出之阳，阳与阴复并于外，则阴虚而阳实，故先热而渴。然阴气逆极，则复出之阳者，是言阳为表而里为阴也。其气复出，而并之于表，非谓阴寒之气出之于表，而反为阳热也。又，经曰：夫疟气者，并于阳则阳胜，并于阴则阴胜，阴胜则寒，阳胜则热。然气并于阳而在于表，故言阳胜，气并于阴而在于里，故言阴胜，此乃表里阴阳之虚实，非寒热阴阳之胜

负，但阳气之出入耳。如伤寒病日深，表证已罢，而热入于里，若欲作大汗，则阳气必须出之于外，郁极乃发。而阳热大作于里，亢则害，承乃制，故为战栗，而后阳气出之于表，则蒸热作而腠理开，大汗泄而病气已矣。或战栗无汗而愈者，必因发汗吐下亡津液过多，则不能作汗，但热退气和而愈也。或不战栗而汗解者，虽因日深，表热不罢，内外俱热，阳不并阴，而外气不衰，里无亢极，故无害，承乃制，则无战栗也。或不战栗而亦无汗愈者，阳不并阴，而气液虚损故也。故诸战栗者，表之阳气与邪热并甚于里，热极而水化制之，故寒栗也。虽尔，为热极于里，乃火极而似水化也。

惊，心卒动而不宁也。火主于动，故心火热甚也。虽尔，止为热极于里，乃火极似水，则喜惊也。反兼肾水之恐者，亢则害，承乃制故也。所谓恐则喜惊者，恐则伤肾而水衰，心火自甚，故喜惊也。惑，疑惑犹预浊乱，而志不一也。象火参差而惑乱，故火实则水衰，失志而惑乱也。志者，肾水之神也。悲，肺金之志也。金本燥，能令燥者火也。心火主于热，喜痛，故悲痛苦恼者，心神烦热躁乱，而非清静也。所以悲哭而五液俱出者，火热亢极，而反兼水化制之故也。夫五脏者，肝心脾肺肾也。五脏之志者，怒喜悲思恐也，悲，一作忧。若志过度，则劳伤本脏。凡五志所伤，皆热也。如六欲者，眼耳鼻舌身意也。七情者，喜怒哀惧恶欲，一作好爱恶。情之所伤，则皆属火热。所谓阳动阴静，故形神劳则躁不宁，静则清平也，是故上善若水，下愚若火。先圣曰：六欲七情，为道之患，属火故也。如中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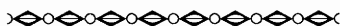
偏枯者，由心火暴甚，而水衰不能制之，则火能克金，金不能克木，则肝木自甚，而兼于火热，则卒暴僵仆，多因五志七情过度，而卒病也。又如，酒醉而热，则五志七情竞起。故经曰：战栗、惊惑、悲笑、谵妄、歌唱、骂詈、癫狂，皆为热病也，故热甚癫狂者，皆此证也。笑，蕃茂，鲜淑，舒荣，彰显，火之化也。故喜为心火之志也，喜极而笑者，犹燔烁火喜而鸣，笑之象也，故病笑者，火之甚也。或心本不喜，因侮戏而笑者，俗谓之冷笑。由是违己心则喜笑，涉人非道而伐之，使惭然失志。或以轻手扰人颈腋腹肋股膈足趺，令人痒而笑者，由动乱扰挠，火之用也。静顺清谧，水之化也，皮肤彰显之分，属于火也，嫩薄隐藏之分，属于水也，以火用挠其水分，使人惭然失志而痒，则水衰火旺而为笑也。以手自挠而不笑者，不羞不痒故也。然羞惭而痒者，心火之化也。人失信志则羞惭者，水衰火实故也。志与信者，肾水之化也。但痒而不羞，羞而不痒，皆不能为笑者，化微不能变动故也。谵，多言也。言为心声，犹火燔而鸣，故心火热则多言，犹醉而心热，故多言也。或寐而多言者，俗云睡语，热之微也。若热甚，则虽睡寐而神昏不清，则谵妄也。自汗惊悸咬牙皆然。所谓寐则营卫不能宣行于外，而气郁于内，是故里热发也。夫上善若水，下愚如火，故六欲七情，上善远之，而下愚迁之。其梦中喜怒哀乐惧恶欲之七情，非分而过，其不可胜者，寐则内热郁甚故也。凡人梦者，乃俗云梦中之梦，离道愈远，梦之觉者，尚为道之梦也，故成道是为大觉，则六欲七情，莫能干也。古人言，梦



者，神迷也。热病而能迁七情者，水衰道远故也。妄，虚妄也。火为阳，故外清明而内浊昧，其主动乱，故心火热甚，则肾水衰而志不精一，虚妄见闻，而自为问答，则神志失常，如见鬼神也。或以鬼神为阴，而见之则为阴极阳脱而无阳气者，妄意之言也。

衄蔑血汗，血出也。汗者，浊也。心火热极，则血有余，热气上甚，则为血溢，热势亢极，则燥而汗浊，亢则害，承乃制，则色兼黑而为紫也。

湿 类



诸痉强直，积饮痞隔中满，霍乱吐下，体重浮肿，肉如泥，按之不起，皆属于湿。足太阴湿土，乃脾胃之气也。

诸痉强直，筋劲强直，而不柔和也。土主安静故也。阴痉曰柔痉，阳痉曰刚痉。亢则害，承乃制，故湿过极，则反兼风化制之。然兼化者虚象，而实非风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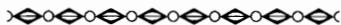
积饮，留饮积蓄，而不散也。水得燥则消散，得湿则不消，以为积饮也，土湿主否故也。痞与否同，不通泰也，谓精神营卫气血津液出入流行之纹理闭塞，而为痞也。隔，阻滞也，谓肠胃隔绝，而传化失其常也。中满，湿为积饮痞隔，而土主形体，位在中央，故中满也。



霍乱吐下，湿为留饮痞隔，而传化失常，故甚则霍乱吐泻也。

体重，轻清为天，重浊为地，故土湿为病，则体重宜也。胛肿，肉如泥，按之不起，泥之象也。土过湿，则为泥。湿为病也，积饮痞隔中满，霍乱吐下，体重，故甚则胛肿矣。

火 乘



诸热脊癰，暴暗冒昧，躁扰狂越，骂詈惊骇，胛肿疼酸，气逆冲上，禁栗，如丧神守，噎呕，疮疡喉痹，耳鸣及聋，呕涌溢，食不下，目昧不明，暴注，胸癰，暴病暴死，皆属于火。少阳相火之热，乃心包络、三焦之气也。

脊，昏也，如酒醉而心火热甚，则神浊昧而脊昏也。癰，动也，惕跳动癰，火之体也。

暴暗，猝症也。肺金主声，故五行惟金响。金应于乾，乾为天，天为阳，为健，为动，金本燥，为涸，为收，为敛，为劲切，为刚洁，故能诸鸣者，无越于此也。凡诸发语声者，由其形气之鼓击也。鼓击者，乃健动之用也。所谓物寒则能鸣者，水实制火，火不克金也。其或火旺水衰，热乘肺金，而神浊气郁，则暴暗而无声也。故经言：内夺而厥，则为暗俳，此肾虚也。俳者，废也。冒昧，非触冒，乃昏冒也。昧，昏暗也。气



热则神浊冒昧，火之体也。

躁扰，躁动烦热，扰乱而不宁，火之体也。热甚于外，则肢体躁扰，热甚于内，则神志躁动，反复癫狂，一作颠倒。懊恼心烦，不得眠也。或云呕哕而为胃冷心疼者，非也。故烦心心痛者，腹空热生而发，得食热退而减也。或逆气动躁者，俗谓之咽喉，由水衰火旺，而犹火之动也。故心胸躁动，谓之怔忡，俗云心忪，皆为热也。狂越，狂者，狂乱而无正定也，越者，乖越理法，而失常也。夫外清而内浊，动乱参差，火之体也，静顺清朗，准则信平，水之体也，由是肾水主志，而水火相反，故心火旺则肾水衰，乃失志而狂越也。或云重阳者狂，重阴者癫，则与《素问》之说不同也。经注曰：多喜为癫，多怒为狂。然喜为心志，故心热甚则多喜而为癫也，怒为肝志，火实制金，不能平木，故肝实则多怒而为狂也。况五志所发皆为热，故狂者五志间发，但怒多尔！凡热干中，则多干阳明胃经也。经曰：阳明之厥，则癫疾欲走，腹满不得卧，面赤而热，妄言。又曰：阳明病，洒洒振寒，善伸数欠，或恶人与火，闻木音则惕然而惊，心欲动，独闭户牖而处，欲上高而歌，弃衣而走，贲响腹胀，骂詈不避亲疏。又，经曰：热中消中，皆富贵人也，今禁膏粱，是不合其心，禁芳草、石药，是病不愈，愿闻其说。岐伯曰：芳草之气美，石药之气悍，二者其气急疾坚劲，故非缓心和人，不可服此二者。夫热气慄悍，药气亦然，二者相遇，恐内伤脾。注曰：膏，谓油腻脂肪也。粱，粮米也。芳草，谓芳美之味也。芳，香美也。悍，利也。



坚，固也。劲，硬也。慄，疾也。盖服膏粱、芳草、石药，则热气坚劲疾利，而为热中消中，发为癫狂之疾，夫岂癫为重阴者欤！詈，言为心之声也，骂詈，言之恶也。夫水数一，道近而善，火数二，道远而恶。水者内清明而外不彰，器之方员，物之气味，五臭五色，从而不违，静顺信平，润下而善利万物，涤洗浊秽，以为清静，故上善若水，水火相反，则下愚如火也。火者外明耀而内烦浊，燔灼万物，为赤为热，为苦为焦，以从其己，躁乱参差，炎上而烈，害万物，熏燎鲜明，以为昏昧。水生于金，而复润母燥，火生于木，而反害母形，故《易》曰：润万物者，莫润乎水。又言，离火为戈兵。故火上有水制之，则为既济，水在火下，不能制火，为未济也，是知水善火恶。而今病阳盛阴虚则水弱，火强制金，金不能平木，而善去恶发，骂詈不避亲疏，喜笑恚怒而狂，本火热之所生也。平人怒骂亦同。或本心喜而无怒，以为戏弄之骂，亦心火之用也。故怒骂者，亦因心喜骂于人也。怒而恶发可嗔者，内心喜欲，怒于人也。

惊骇，骇，惊愕也。君火义同。附肿，热胜肉，而阳气郁滞故也。疼酸，酸疼也，由火实制金，金不能平木，则木旺而为兼化，故为酸痛也。

气逆冲上，火气炎上故也。禁栗，如丧神守，栗，战栗也，禁，冷也，又义见君火化中，俗作噤，如丧神守者，神能御形，而反禁栗，则如丧失保守形体之神也。

嚏，鼻中因痒而气喷作于声也。鼻为肺窍，痒为火



化，心火邪热，干于阳明，发于鼻而痒，则嚏也。或故以物扰之，痒而嚏者，扰痒属火故也。或视日而嚏者，由目为五脏神华，太阳真火晃耀于目，则心神躁乱而发热于上，则鼻中痒而嚏也。伤寒病，再经，衰而或嚏者，由火热已退，而虚热为痒，痒发之鼻，则嚏也。或风热上攻，头鼻壅滞，脉浮而无他证者，内药鼻中，得嚏则壅滞开通而愈也。或有痛处，因嚏而痛甚不可忍者，因嚏之气攻冲结痛，而不得通利故也。呕，疮疡，君火同化。喉痹，痹，不仁也，俗作闭，犹闭塞也，火主肿胀，故热客上焦，而咽嗑肿胀也。

耳鸣，有声，非妄闻也。耳为肾窍，交会手太阳、少阳、足厥阴、少阴、少阳之经，若水虚火实，而热气上甚，客其经络，冲于耳中，则鼓其听户，随其脉气微甚，而作诸音声也，经言阳气上甚而跃，故耳鸣也。声之为病，俗医率以慄悍燥烈之药治之，往往谓肾水虚冷故也。夫岂知水火之阴阳，心肾之寒热，荣卫之盛衰，犹权衡也，一上则必一下，是故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此平治之道也。夫心火本热，虚则寒矣，肾水本寒，衰则热矣，肾水既少，岂能反为寒病耶！经言：足少阴肾水虚，则腹满身重，濡泻，疮疡流水，腰股痛发，脘膈股膝不便，烦冤，足痿清厥，意不乐，大便难，善恐心惕，如人将捕，口苦舌干咽肿，上气，嗑干及痛，烦心心痛，黄疸，肠澼下血，脊臀股内后廉痛，痿厥，嗜卧，足下热而痛，以此见肾虚为病，皆是热证。经又曰：有所远行劳倦，逢大热而渴，渴



则阳气内伐，内伐则热舍于肾。肾者，水脏也，骨枯而髓虚，故发骨痿。注言：阳气内伐，谓伐腹中之阴气也。水不胜火，以热舍于肾中也。经又曰：骨痿者，生于大热也。又曰：肾热者，色黑而齿槁。凡色黑齿槁之人，证必身瘦而耳焦也。所以然者，水虚则火实而热，亢极则害，承乃制，故反兼水之黑也。肾水衰少，不能润泽，故黑干焦槁也，齿耳属肾故甚也。如疮疡热极无液，则肉干焦而色黑也。然则水衰为热明矣，岂可反言寒耶！故《仙经》以息为六字之气，应于三阴三阳、脏腑之六气，实则行其本化之字泻之，衰则行其胜己之字泻之，是为杀其鬼贼也。所谓六字之气者，肝吁、心呵、相火唏、脾呼、肺呬、肾本吹也。故吹去肾寒则生热，呵去心热则生寒。故曰春不呼，夏不呬，秋不吁，冬不呵。四时常有唏，谓三焦无不足，八节不得吹，谓肾状难得实。然以吹验之，吹去肾水寒气，则阳热暴甚，而目瞑昏眩，虚为热证明矣，岂可反言肾虚为冷，而以热药养水耶！况水少不能胜火，又服热药，宁无损欤！经言以寒治热，谓寒养水而泻火，以热治寒，谓热助火而耗水也。经虽或言以热治热，谓病气热甚，能与寒药交争，而寒药难下，故反热服，顺其病热，热气既消，寒性乃发，则病热除愈，如承气汤寒药，反以热服之类是也。伤寒同法。经曰寒因热用，热因寒用，亦是治热类也。故治病之道，泻实补衰，平而已矣。或谓病热火，实水虚，反言肾虚为冷，心迷正理，不敢用对证寒药，误以食前服其助阳热药，欲令下部水胜，退上焦心火，食后兼服微凉之药，



而退火热，岂知十益不足一损也。病本热而无寒，又得热药，则病热转甚，食后虽服大寒之药，亦难解其势之甚也，况以微凉乎！岂不详热药证中，止言治寒助热，安有养水泻火之言哉！经言五脏以平为期，及夫一法，无问五脏生克盛衰，一概言热为实，寒为虚者，通言阳气之盛衰也。假令下部寒者，谓下焦火气之虚也，故以热药补之，非助肾水之药尔，由水虚不能反为寒也。凡诸疾之所起也，不必脏腑兴衰，变动相乘而病，但乘内外诸邪所伤，即成病矣。大凡治病，必求所在。病在上者治其上，病在下者治其下，中外脏腑经络皆然。病气热则除其热，寒则退其寒，六气同法。泻实补虚，除邪养正，平则守常，医之道也，岂可见病已热，而反用热药，复言养水而胜心火者！可谓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，深可戒哉！所以或言肾虚而下部冷者，非谓肾水虚也。所谓肾有两枚，经曰：七节之傍，中有小心，杨上善注《太素》曰：人之脊骨，有二十一节，从下第七节之傍，左者为肾，右者为命门，命门者，小心也。《难经》言：心之源，出于大陵，然大陵穴者，属手厥阴包络相火，小心之经也，《玄珠》言刺大陵穴曰：此泻相火小心之原也。然则右肾命门为小心，乃手厥阴相火包络之脏也。《仙经》曰：先生右肾则为男，先生左肾则为女，谓男为阳火，女为阴水故也。或言女子左肾为命门者，误也。《难经》止言右肾为命门，男子以藏精，女子以系胞，岂相反也！然右肾命门小心，为手厥阴胞络之脏，故与手少阳三焦合为表里，神脉同出，现于右尺也。二经俱是相火，相行君命，故曰命门尔！



故《仙经》曰：心为君火，肾为相火，是言右肾属火而不属水也，是以右肾火气虚，则为病寒也。君相虽为二火，论其五行之气，则一于为热也。夫五行之理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孤阴不长，独阳不成。但有一物，全备五行，遽相济养，是谓和平，交互克伐，是谓盛衰，变乱失常，灾害由生。是以水少火多，为阳实阴虚，而为病热也，水多火少，为阴实阳虚，而病寒也，故俗以热药，欲养肾水，胜退心火者，岂不误欤！至如或因恣欲而即病，或因久忧而成病者，俗以为元气虚损而病寒者，皆误也。然所谓动乱劳伤，乃为阳火之化，神狂气乱，而为病热者多矣，故经言消瘴热中，及夫热病，阴阳变易，房劳之病证也。所以热病未复及大醉以不禁入房，而为祸甚速者，阳热^早为暴甚故也。夫太乙天真元气，非阴非阳非寒非热也，^{CC}是以精中生气，气中生神，神能御其形也，由是精为神之本。形体之充固，则众邪难伤，衰则诸疾易染，何止言元气虚而为寒尔！故老人之气衰，多病头目昏眩，耳鸣或聋，上气喘咳，涎唾稠粘，口苦舌干，咽嗑不利，支体焦痿，筋脉拘卷，中外燥涩，便溺阏结，此皆阴虚阳实之热证也。俗悉言老弱为虚冷而无热也，纵见热证，谁云少水不胜多火，而反言肾水虚则为寒，此乃举世受误之由也。但须临时识其阴阳虚实，则无横夭之冤，慎不可妄以热药养其真气，则真气何由生也。故《西山记》曰：饵之金石，当有速亡之患。《内经》言：石药发癫狂，热甚之所生也。或欲以温药平补者，经言积温成热，则变生热疾，故温药不可妄服也。夫养真气之法，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

妄作劳，无令损害，阴阳和平，自有益矣。《仙经》虽有服饵之说，非其人不可也，况乎齐于气味平和无毒之物，但以调其气尔！真修道者，以内事为功，外事为行，非服饵而望成于道也。故《仙经》又曰：服饵不备五味四气，而偏食之，久则腑脏偏倾，而生其病矣，然则岂可误服热药，而求其益！所谓聋者，由水衰火实，热郁于上，而使听户玄府壅塞，神气不得通泄也。其所验者，《仙经》言：双手闭耳如鼓音，是谓鸣天鼓也。由脉气流行，而闭之于耳，气不得泄，冲鼓耳中，故闻之也。或有壅滞，则天鼓微闻，天鼓无闻，则听户玄府闭绝，而耳聋无所闻也。故一法含浸针砂酒，以磁石附耳，欲导其气，令通泄也。或问曰：聋既为热，或服干蝎、生姜、附子、醇酒之类辛热之物，而或愈者，何也？答曰：欲以开发玄府，而令耳中郁滞通泄也。故《养生方》言：药中其效，则如闻百攒乐音岳。音，由阳气开冲耳中也。凡治聋者，适其所宜，若热证已退，而聋不已者，当以辛热发之，三两服不愈者，则不可久服，恐热极而成他病耳！若聋有热证相兼者，宜以退风散热凉药调之，热退结散而愈。然聋甚闭绝，亦为难矣，慎不可攻之过极，反伤正气。若非其病，不可服其药，饮食同法。当所宜者过度，则反伤正气，病已则止药。欲求不病无损而已矣。故经云：大毒治病，十去其六，常毒治病，十去其七，小毒治病，十去其八，无毒治病，十去其九，谷肉果菜，食养尽之，勿令过度，反伤其正。不尽，复行其法。故曰：必先岁气，无伐天和，无实实，无虚虚，而遗夭殃，无致邪，无失正，绝



人长命。帝曰：其病久者，有气从而不康，病去而瘠，奈何？岐伯曰：昭乎哉圣人之问也！化不可代，时不可违，夫经络以通，气血以从，复其不足，与众齐同，养之和之，静以待时，谨守其气，无使倾移，其形乃彰，其气以长，命曰圣王。故《大要》曰：无代化，无违时，必养必和，待其来复，此之谓也。

呕涌溢，食不下，火气炎上，胃膈热甚，则传化失常故也。

目昧莫贝切。不明，目赤肿痛，翳膜眦疡，皆为热也。及目瞑，俗谓之眼黑，亦为热也。或平白目无所见者，热气郁之甚也。或言目昧为肝肾虚冷者，误也。是以妄谓肝主于目，肾主瞳子，故妄言目昧为虚而冷也。然肾水，冬阴也，虚则当热，肝木，春阳也，虚则当凉，肾阴肝阳，岂能同虚而为冷者欤！或通言肝肾之中，阴实阳虚，而无由目昧也。俗妄谓肝肾之气衰少，而不能至于目也，不知经言热甚目瞑眼黑也，岂由寒尔！又如仲景言：伤寒病，热极则不识人，乃目盲也。《正理》曰：由热甚怫郁于目，而致之然也。然皮肤之汗孔者，谓泄气液之孔窍也，一名气门，谓气之门也，一名腠理者，谓气液出行之腠道纹理也，一名鬼门者，谓幽冥之门也，一名玄府者，谓玄微府也。然玄府者，无物不有，人之脏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，至于世之万物，尽皆有之，乃气出入升降之道路门户也。夫气者，形之主，神之母，三才之本，万物之元，道之变也，故元阳子解《清静经》曰：大道无形。非气不足以长养万物，由是气化则物生，气变则物易，气甚即物

壮，气弱即物衰，气正即物和，气乱即物病，气绝即物死。经曰：出人废则神机化灭，升降息则气立孤危，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，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，是以升降出入，无器不有。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识能为用者，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。有所闭塞者，不能为用也。若目无所见，耳无所闻，鼻不闻臭，舌不知味，筋痿骨痹，齿腐，毛发堕落，皮肤不仁，肠不能渗泄者，悉由热气怫郁，玄府闭塞，而致气液血脉营卫精神不能升降出入故也，各随郁结微甚，而察病之轻重也。故知热郁于目，无所见也。故目微昏者，至近则转难辨物，由目之玄府闭小，如隔帘视物之象也。或视如蝇翼者，玄府有所闭合者也。或目昏而见黑花者，由热气甚而发之于目，亢则害，承乃制，而反出其泣，气液昧之，以其至近，故虽视而亦见如黑花也。及冲风泣而目暗者，由热甚而水化制之也。故经言：厥则目无所见。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，阴气并于下，阳气并于上，则火独光也，阴气并于下，则足寒，足寒则胀也。夫一水不胜五火，故目视盲。是以冲风泣下而不止，夫风之中于目也。阳气内守于精，是火气燔目，故见风泣下。

暴注，卒泻。君火义同。

眦瘕，惕跳动也。火主动，故夏热则脉洪大而长，眦瘕之象也。况脉者，心火之所养也。

暴病暴死，火性急速故也。斯由平日衣服饮食，安处动止，精魂神志，性情好恶，不循其宜，而失其常，久则气变盛衰，而为病也。或心火暴甚，而肾水衰弱，不能制之，热气怫郁，心神昏冒，则筋骨不用，卒倒而



无所知，是为僵仆也。甚则水化制火，热甚而生涎，至极则死。微则发过如故。至微者，但眩暝而已，俗云暗风，由火甚制金，不能平木，故风木自甚也。或风热甚而筋惕瘈疢，僵仆，口出涎沫，俗云风痲病也。欲知病有兼风者，阴阳变化之道也。故阴阳相搏，刚柔相摩，五行相错，六气相荡，变而为病，则无穷矣。大法，我子能制鬼贼，则己当自实，而与子同为病者，不必皆然，由乎六气阴阳同异不等故也。故经曰：风热火，同阳也，寒燥湿，同阴也。又，燥湿，小异也，然燥金虽属秋阴而异于寒湿，故反同其风热也。故火热胜，金衰而风生，则风能胜湿，热能耗液而反燥，阳实阴虚，则风热胜于水湿，而为燥也。凡人风病，多因热甚，而风燥者，为其兼化，以热为其主也。俗云风者，言末而忘其本也。所以中风瘫痪者，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，亦非外中于风尔。由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，肾水虚衰不能制之，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，心神昏冒，筋骨不用，而卒倒无所知也。多因喜怒思悲恐之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，由五志过极，皆为热甚故也。若微，则但僵仆，气血流通，筋脉不挛缓者，发过如故。或热气太甚，郁结壅滞，气血不能宣通，阴气暴绝，则阳气后竭而死，俗谓中不过尔。或即不死，而偏枯者，由经络左右双行，而热甚郁结，气血不得宣通，郁极乃发，若一侧得通，则痞者痹而瘫痪也。其人已有怫热郁滞，而气血偏行，微甚不等，故经言汗出偏沮，令人偏枯。然汗偏不出者，由怫热郁结，气血壅滞故也。所谓肥人多中风者，盖人之肥瘦，由气血虚实使之然也。气为阳而



主轻微，血为阴而主形体。故西方金北方水为阴而刚也，东方木南方火为阳而柔也。故血实气虚则肥，气实血虚则瘦，所以肥者能音奈。以下皆读作奈。寒不能热，瘦者能热不能寒。由寒则伤血，热则伤气，损其不足，则阴阳愈偏，故不能也。损其有余者，平调，是故能之矣。故瘦者腠理疏通而多汗泄，血液衰少而为燥热，故多为劳嗽之疾也。俗以为卒暴病甚而为热劳，徐久病微而为冷劳者，是以迟缓为言，而病非冷也。识其证候，为热明矣，但热有微甚而已。或言肥人多中风，由气虚，非也。所谓腠理致密而多郁滞，气血难以通利，若阳热又甚而郁结，故卒中也。故肥人反劳者，由暴然亡液，损血过极故也，瘦人反中风者，由暴然阳热太甚，而郁结不通故也。所谓中风口噤，筋脉紧急者，由阳热暴甚于内，亢则害，承乃制，津液涌溢，聚于胸膈，热燥以为痰涎。初虞世言：涎也，乃遍身之脂脉津液也。然阳实阴虚，而风热太甚，以胜水湿，因而成燥。肝主于筋，而风气自甚，又燥热加之，液还聚于胸膈，则筋太燥也。然燥金主于收敛，劲切紧涩，故为病筋脉劲强紧急而口噤也。夫破伤中风之由者，因疮热甚郁结，而营卫不得宣通，佛热因之遍体，故多发白痂。是时疮口闭塞，气难通泄，故阳热易为郁结而热甚，则生风也。不已，则表传于里。亦由面首触冒寒邪，而佛热郁甚，周身似为伤寒之疾，不解则表传于里者也。但有风热微甚兼化，故殊异矣。大法，破伤中风，风热燥甚，佛郁在表，而里气尚平者，善伸数欠，筋脉拘急，或时恶寒，或筋惕而搐，脉浮数而弦也，宜以辛热治风之药，



开冲结滞，营卫宣通而愈，犹伤寒表热怫郁，而以麻黄汤辛热发散者也。凡用辛热开冲风热结滞，或以寒药佐之犹良，免致药不中病而风热转甚也，犹《伤寒论》热药发之不中效，则热转甚也。故夏热用麻黄、桂枝汤类热药发表，须加寒药，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。故发表诸方，佐以黄芩、石膏、知母、柴胡、地黄、芍药、栀子、茵陈、葱白、豆豉之类寒药，消息用之。如世以甘草、滑石、葱、豉寒药发散，甚妙！是以甘草甘能缓急，湿能润燥，滑石淡能利窍，滑能通利，葱辛甘微寒，豉咸寒润燥，皆散结缓急、润燥除热之物。因热服之，因热而玄府郁结宣通，而怫郁无由再作。病势虽甚，而不得顿愈者，亦获小效，而无加害尔。此方散结，无问上下中外，但有益而无损矣。散结之方，何必辛热而已耶！若破伤中风，表不已而渐入于里，则病势渐甚。若里未太甚，而脉在肌肉者，宜以退风热、开郁滞之寒药调之，或以微加治风辛热，亦得以意消息，不可妄也。此犹伤寒，病势半在表半在里，而以小柴胡汤和解之也。若里势已甚，而舌强口噤，项背反张，惊搐惕搦，涎唾稠粘，胸腹满塞，而或便溺闷结，或时汗出，脉洪数而弦也。然汗出者，由风热郁甚于里，而表热稍罢，则腠理疏泄，而心火热甚，故汗出也。大法，风热怫郁，因汗当解，今不解者，若里热出之于表，因汗而结散热去，则气和而愈也，今风热郁甚于里，而非出之于表，故虽汗泄而热不退，则不能解也。犹阳明证，热甚于里，而日晡潮热，大汗虽出，热不退而不能解也，故当大承气汤下之其里热也，是以亢则害，承乃



制。而今火热极甚，筋劲急而口噤尔，风热加之，故惊而搐也。风热燥并郁甚于里，故烦满而或闷结也。法宜除风散结，寒药下之，以使郁滞流通，而后以退风热、开结滞之寒药调之，而热退结散，则风自愈矣。呜呼！俗医所治破伤中风，不明浅深，但以辛热燥药，任其天命而已！若始觉风热郁结于表，而里尚平，未传也，或以寒物佐之亦佳，如至宝丹。治风痹，虽用硫磺、钟乳、木香、桂心之类辛热，是亦能令开结也，佐以牛黄、脑子、苦参、芒硝之类寒物，以使结散而无复郁也，况至宝丹乃散风热郁闭之寒药也。凡治风热结滞，宜戒热药过甚。凡破伤中风，宜早令导引按摩。自不能者，令人以屈伸按摩挽之，使筋脉稍得舒缓，而气得通行，及频以橛斡牙关，勿令口噤不开，而粥药不能下也。及风痼之发作者，由热甚而风燥，为其兼化，涎溢胸膈，燥热而瘖痲昏冒僵仆也。或惊风者，亦由心火暴甚而制金，不能平木，故风火相抟，而昏冒惊悸潮搐也。凡此诸证，皆由热甚而生风燥，各有异者，由风热燥各微甚不等故也。所谓中风或筋缓者，因其风热胜湿而为燥，乃燥之甚也。然筋缓不收而痿痹，故诸脏郁病痿，皆属肺金，乃燥之化也。如秋深燥甚，则草木痿落而不收，病之象也。是以手得血而能握，足得血而能步，夫燥之为病，血液衰少也，而又气血不能通畅，故病然也。或云筋挛有力，则为实热，筋缓不收，则为虚寒者，或谓寒主收引，而热主舒缓，则筋挛为寒，筋缓为热者，皆误也。凡治诸风方，通言主疗筋脉挛缓，岂分寒热虚实之异耶，但有微甚而已。故诸筋挛，虽势恶而易愈也，诸



筋缓者，难以平复，明可知也。或云中风为肝木实甚，则大忌脏腑脱泄，若脾胃土气虚损，则土受肝木鬼贼之邪，而当死也，当以温脾补胃，令其土实，肝木不能克，乃治未病之法也，所谓似是而非者也。或云脾为中州，而当温者，亦误也。所以寒暑燥湿风火之六气，应于十二经络脏腑也，以其本化，则能补之，相反之者，则能泄之。然脾胃土，本湿也，湿气自甚，则为积饮痞隔，或为肿满，以药燥去其湿，是谓泻其脾胃土之本也。或病燥热太甚，而脾胃干涸，成消渴者，土湿之气衰也，宜以寒湿之药，补阴泻阳，除热润燥，而土气得其平，是谓补其脾土之本也。故仲景言伤寒里热太甚，而胃中干涸烦渴者，急下之，救其胃气。方用甘草、大黄、芒硝大寒之药，谓之调胃承气汤者，达其至理也。所以阴阳异用，而寒湿同性，然土为阴，故异于风热燥也。土为万物之母，水为万物之元，故水土同在于下，而为万物之根本也。地干而无水湿之性，则万物根本不润，而枝叶衰矣。经言动物神机为根，在于中，故食入于胃，而脾为变磨，布化五味，以养五脏之气，而养荣百骸，固其根本，则胃中水谷润泽而已，亦不可水湿过与不及，犹地之旱涝也。故五脏六腑，四肢百骸，受气皆在于脾胃土湿润而已。经言积温成热，岂可以温药补于湿土也！温属春木，正以胜其土湿尔。或以脏腑，不分六气，而为假令之法，一概言阳气甚而热为实，阳气衰而寒为虚者，乃寒热阴阳之虚实，而非五行兴衰克伐之道也。然脏腑经络，不必本气兴衰而能为其病，六气互相干而病也。假令胃寒为虚冷者，是胃中阴水实而阳



火虚也，当以温补胃中阳火之虚而退其阴水之实，非由胃土本虚而补其湿也。夫补泻脾胃之本者，燥其湿则为泻，润其燥则为补。今夫土本湿也，若阳实阴虚，风热胜其水湿，而成燥者，则为水湿衰也，可以退风散热，养液润燥，而救其已衰之阴湿。若反以温补，欲令脏腑而无壅塞，不亦妄谬之甚邪！或言中风由肾水虚冷者，误也。盖阴水既衰，则阳火自甚而热，岂能反为寒者耶？以证验之，则为热明矣。或云中风既为热甚，治法或用乌附之类热药，何也？答曰：欲令药气开通经络，使气血宣行，而无壅滞也。然亦以消风热、开结滞之类寒药佐之，可以制其药之热也。若服峻热药而热证转加者，不可服也。郁结不通，而强以攻之，则阴气暴绝而死矣。故诸方中，至宝、灵宝丹最为妙药。今详《本草》言至宝丹之药味，合而为一，乃寒药尔，灵宝丹虽用温热之味，而复用寒物制之，参而为一，亦平药也，况皆能散风壅，开结滞，而使气血宣通，拂热除而愈矣。此方虽有治风之热药，当临时消息，适其所宜，扶其不足，损其有余，慎不可以峻热攻闭，而反绝其已衰之阴气也。

燥 类



诸涩枯涸，干劲皴揭，皆属于燥。阳明燥金，乃肺与大肠之气也。

涩，物湿则滑泽，干则涩滞，燥湿相反故也。如遍身中外涩滞，皆属燥金之化，故秋脉濇，濇，涩也。或麻者，亦由涩也，由水液衰少而燥涩，气行壅滞，而不得滑泽通利，气强攻冲，而为麻也。如平人抑其手足，则气行之微，道路平着，乍以放之，则其气顿行之甚，而涩滞壅碍，不得通利，而脉亦犹鼓物之象也。其不欲动者，动则为阳，使气行之转甚，故转麻也。俗方治麻病多用乌附者，令气行之暴甚，以故转麻，因之冲开道路，以得通利，药气尽则平气通行，而麻愈也。然六气不必一气独为病，气有相兼，若亡液为燥，或麻无热证，即当此法，或风热胜湿为燥，因而病麻，则宜以退风散热、活血养液、润燥通气之凉药调之，则麻自愈也。治诸燥涩，悉如此法。

枯，不荣旺也，涸，无水液也，干，不滋润也，劲，不柔和也，春秋相反，燥湿不同故也。大法，身表热为热在表，渴饮水为热在里，身热饮水，表里俱有热，身凉不渴，表里俱无热。经所以不取水化渴者，谓渴非特为热，如病寒吐利，亡液过极，则亦燥而渴也，虽病风热，而液尚未衰，则亦不渴，岂可止言渴为热而否为寒也！夫燥渴之为病也，多兼于热，故《易》曰：燥万物者，莫熯于火，今言渴为燥，则亦备矣。如大法，身凉不渴，为表里俱无热，故不言为寒也，谓表里微热，则亦有身不热而不渴者，不亦宜乎！

皴揭，皮肤启裂也。乾为天，而为燥金，坤为地，而为湿土，天地相反，燥湿异用，故燥金主紧敛，所以秋脉紧细而微，湿土主于纵缓，所以六月其脉缓大而长

也。如地湿则纵缓滑泽，干则紧敛燥涩，皴揭之理，明可见焉。俗云皴揭为风者，由风能胜湿而为燥也。经文：厥阴所至，为风府，为壅启，由风胜湿而为燥也。所谓寒月甚而暑月衰者，由寒能收敛，腠理闭塞，无汗而燥，故病甚也，热则皮肤纵缓，腠理疏通而汗润，故病衰也。或以水湿皮肤，而反喜皴揭者，水湿自招风寒故也。

寒 类

诸病上下所出水液，澄彻清冷，癥瘕癩疔，坚痞腹满急痛，下利清白，食已不饥，吐利腥秽，屈伸不便，厥逆禁固，皆属于寒。足太阳寒水，乃肾与膀胱之气也。

澄彻清冷，湛而不浑浊也。水体清静，而其气寒冷，故水谷不化，而吐利清冷。水液为病，寒也，如天气寒，则浊水自澄清也。

癥，腹中坚硬，按之应手，谓之癥也。《圣惠方》谓：癥犹征也。然水体柔顺，而今反坚硬如地，亢则害，承乃制也。故病湿过极则为瘥，反兼风化制之也，风病过极则反燥，筋脉劲急，反兼金化制之也，病燥过极则烦渴，反兼火化制之也，病热过极而反出五液，或为战栗恶寒，反兼水化制之也。其为治者，但当泻其过甚之气，以为病本，不可反误治其兼化也。然而兼化者，乃天机造化，抑高之道，虽在渺冥恍惚之间，而有



自然之理，亦非显形而有气也，病虽为邪，而造化之道，在其中矣。夫五行之理，甚而无以制之，则造化息矣。如春木旺而多风，风大则反凉，是反兼金化制其木也，大凉之下，天气反温，乃火化承于金也。夏火热极而体反出液，是反兼水化制其火也，因而湿蒸云雨，乃土化承于水也。雨湿过极而兼烈风，乃木化制其土也，飘骤之下，秋气反凉，乃金化承于木也。凉极而万物反燥，乃火化制其金也，因而以为冬寒，乃水化承于火也。寒极则水凝如地，乃土化制其水也，凝冻极而起东风，乃木化承土而周岁也。凡不明病之标本者，由未知此变化之道也。瘕，腹中虽硬，而忽聚忽散，无有常准。故《圣惠方》云：瘕，犹假也，以其病瘕未成癥也。经注曰：血不流而寒薄，故血内凝而成瘕也。一云腹内结病也。经曰：小肠移热于大肠，为虚瘕，为沉。注曰：小肠热已移入大肠，两热相抟，则血溢而为伏瘕也。血滯不利，则月事沉滞而不行，故云虚瘕为沉。虚与伏同。瘕，一为疝，传写误也。然则经言瘕病亦有热者也，或阳气郁结，怫热壅滞，而坚硬不消者，非寒瘕瘕也，宜以脉证别之。癥疝，少腹控卵，肿极绞痛也，寒主拘缩故也。寒极而土化制之，故肿满也。经言丈夫癥疝，谓阴器连少腹急痛也。故言妇人少腹胀，皆肝足厥阴之脉也。经注曰：寒气聚而为疝也。又，按《难经》言：五脏皆有疝，但脉急也。注言：脉急者，寒之象也。然寒则脉当短小而迟，今言急者，非急数而洪也，由紧脉主痛，急为痛甚，病寒虽急，亦短小也，所以有痛而脉紧急者。脉为心之所养也，凡六气为痛，则

心神不宁，而紧急不得舒缓，故脉亦从之而现也。欲知何气为其痛者，适其紧急相兼之脉，而可知也。如紧急洪数，则为热痛之类也。又，经言：脾传之肾，名曰疝瘕，少腹烦冤而痛，出白蛊。注言：少腹痛，洩出白液也。一作客热内结，销烁脂肉，如虫之食，故名白虫也。然经之复言热为疝瘕，则亦不可止言为寒，当以脉证别之。

坚痞腹满急痛，寒主拘缩，故急痛也，寒极则血脉凝互，而反兼土化制之，故坚痞而腹满也。或热郁于内而腹满结痛者，不可言寒也。

下利清白，水寒则清净明白也。

食已不饥，胃热则消谷善饥，故病寒则食虽已而不饥也，胃膈润泽而无燥热故也。或邪热不杀谷，而腹热胀满，虽数日不食，而不饥者，不可言为寒也。由阳热太甚而郁结，传化失常，故虽不食而亦不饥也。亦犹热病虽甚，而无困倦，病愈而始困无力，由实热之气去也。

吐利腥秽，肠胃寒而传化失常，我子能制鬼贼，则己当自实，故寒胜火衰金旺，而吐利腥秽也。腥者，金之臭也，由是热则吐利酸臭，寒则吐利腥秽也。亦犹饭浆，热则易酸，寒则水腥也。

屈伸不便，厥逆禁固，阴水主于清净，故病寒则四肢逆冷而禁止坚固，舒卷不便利也。故冬脉沉短以敦，病之像也。或病寒尚微，而未至于厥逆者，不可反言为热，或热甚而成阳厥者，不可反以为寒也。然阴厥者，元病脉候，皆为阴证，身凉不渴，脉迟细而微，未尝见



于阳证也。其阳厥者，元病证候，皆为阳证，热极而反厥，时复反温，虽厥而亦烦渴谵妄身热而脉数也。若阳厥极深，而至于身冷，反现阴脉，微欲绝者，此为热极而欲死也。俗皆妄谓变成阴病，且曰阴阳寒热反变而不可测也，仍取阳主于生、阴主于死之说，急以火艾热药温其表里，助其阳气，十无一生。俗因之，以为必死之证，致使举世大惧阴证。而疑似阴者，急以温之，唯恐救之不及，而反招暴祸，岂知热病之将死者，鲜有逃于此证也。殊不知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偏阴偏阳之谓疾，阴阳以平为和，而偏为疾，万物皆以负阴抱阳而生，故孤阴不长，独阳不成。阳气极甚而阴气极衰，则阳气怫郁，阴阳偏倾而不能宣行，则阳气蓄聚于内而不能营运于四肢，则手足厥冷，谓之阳厥。故仲景曰：热深则厥亦深，热微则厥亦微。又曰：厥当下之，下后厥愈，为以除其里之热也。故病热甚则厥，又以失下，则热甚而反为阴证，非反变为寒病尔。夫病之传变者，谓中外、上下、经络、脏腑，部分而传受，为病之邪气也，非寒热阴阳之反变也。法曰：阴阳平则和，偏则病。假令阳实阴虚，为病热也，若果变而为寒，则此之热气退去，寒欲生时，阴阳平而当愈也，岂能反变之为寒病欤！然虽症论言阴胜则寒、阳胜则热者，谓里气与邪热并之于表，则为阳胜而发热也，表气与邪气并之于里，则为阴胜而寒栗也。由表气虚而里气热，亢则害，承乃制，故反战栗也，大抵本热，非病寒也。或伤寒病寒热往来者，由邪热在表而浅，邪恶其正，故恶寒也，邪热在里而深，邪甚无畏，物恶其极，故不恶寒而反恶热也，表

里进退不已，故为寒热往来也。此气不并于表里，故异于疟而寒热微也。皆热传于表里之阴阳，而非病气寒热之阴阳反变也。或病热而寒攻过极，阳气损虚，阴气暴甚，而反寒者，虽亦有之，因药过度而致之，非自然寒热之反变也。夫六气变乱而为病者，乃相兼而同为病，风热燥同，多兼化也，寒湿性同，多兼化也。性异而兼化者有之，亦已鲜矣。或制甚而兼化者，乃虚像也。如火热甚而水化制之，反为战栗者，大抵热甚，而非有寒气之类也，故渴为热在里，而寒战反渴引饮也。又如以火炼金，热极而反化为水，虽化为水，止为热极而为金汁，实非寒丹也。或燥热太甚而肠胃郁结，饮冷过多而痞膈不通，留饮不能传化，浸润而寒极，蓄于胃中。燥热太甚，郁于胸腹而腹胀满，烦渴不已，反令胃膈冷痛，呕哕浆水，而水浆难下。欲止其渴，而强饮于水，则满痛呕哕转甚，而渴亦不止，不强饮之，则烦渴不可以忍，令人烦冤闷绝，而但欲死。若误治之，即死，不治亦为难已。每用大承气汤热服，下咽而肠胃郁结痞膈即得宣通，而留饮传化浸润，则寒湿散去，肠胃之外，得其润泽，热退而烦渴满痛呕哕遂止，须臾得利而已矣。然而病诸气者，必有所因，病本热而变为寒者，实亦鲜矣。大凡阳实则脉当实数而身烦渴，热甚则为阳厥，至极则身冷脉微而似阴证，以至脉绝而死，故阳证现阴脉者死，谓其脉近乎绝也。病虽热甚而不已，则必须厥冷而脉微，以至身冷脉绝而死矣。或病本热势太甚，或按法治之不已者，或失其寒药调治，或因失下，或误服热药，或误熨音运。烙熏灸，以使热极而为阳厥



者，以承气汤之类寒药下之，热退而气得宣通，则厥愈矣。慎不可用银粉、巴豆性热大毒丸药下之，则反耗阴气而衰竭津液，使燥热转甚，而为懊悒喘满，结胸腹痛，下利不止，血溢血泄，或为淋闾发黄，惊狂谵妄，诸热变证，不可胜举。由此为破癥瘕坚积之药，非下热养阴之药也！古人谓，治伤寒热病，若用银粉、巴豆之类丸药下之，则如刀剑刃人也。及尝有阳厥而尚不下，以至身冷脉微而似阴证，反误以热药投之，病势转甚，身冷脉微而欲绝，唯心胸微暖，昏冒不知人事，而不能言，主病者或欲以暖药急救其阳，恐阳气绝而死也。答曰：此因势极失下，反又温补而致之，若又以热药助其阳气，则阴气暴绝，阳气亦竭而死，何由生也！或又曰：何不急下之？答曰：此阳胜伐阴，而阴欲先绝，则阳亦将竭矣，于此时而下之，则阴阳俱绝，而立死矣。不救亦死，但及于期则缓而救之，则当以寒药养阴退阳，但不令转泻，若得阴气渐生，则可救也。宜用凉膈散，一服则阴气渐生。何以知之？盖以候其心胸温暖渐多，而脉渐生尔。终日三服，其脉生。至沉数而实，身表复暖，而唯厥逆，与水善饮，有时应人之问，谵妄而舌强难言，方以调胃承气汤下之，获汗而愈。所谓寒药反能生脉，而令身暖者，由阳实阴衰，欲至于死，身冷脉微，今以寒药养阴退阳，而复不至于死故也。

大凡治病，必先明其标本。标，上首也，本，根元也。故经言先病为本，后病为标。标本相传，先以治其急者。又言六气为本，三阴三阳为标，故病气为本，受病经络脏腑，谓之标也。夫标本微甚，治之逆从，不可



不通也。故经言知逆与从，正行无问，明知标本，万举万当，不知标本，是谓妄行。阴阳之逆从标本，之谓道也，斯其理欤？

素问玄机原病式